

S
H
E
N
J
I
N
G
L
A
N
G
Y
O
U
Z
H
I

Neuromancer

神经浪游者

【加拿大】威廉·吉布森 著 雷丽敏 译 文楚安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711-84

517

神经浪游者

【加拿大】威廉·吉布森 著 雷丽敏 译 文楚安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NEUROMANCER

William Gibson

Copyright © 1984 by William Gibs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tha Millard Literary Agency, in association wit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神经浪游者

【加拿大】威廉·吉布森 著

雷丽敏 译

文楚安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印刷八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75 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428-1873-2/N·214

定价:16.00元

如遇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地址:常熟市梅李镇通江路21号 邮编:215511

一、千叶城里伤心人





1

港口上空的天色，如同没有节目时的电视屏幕一般。

凯斯从站在“闲聊”酒吧门边的人群中挤进去时，听到一个人说：“这毒品可不像是我要去服用它，倒像是我的身体太需要它了。”这是斯普罗尔话，也是个斯普罗尔笑话。“闲聊”是一间专门为职业流浪者们开设的酒吧。在这儿，你就是喝上一个星期的酒，也听不到两句日语。

拉策正照看着酒吧。在往托盘里的杯子倒麒麟啤酒时，他那条假手臂单调地抽搐着。看见凯斯，他笑了笑，露出褐色的龋齿，那是东欧网状钢材的杰作。凯斯在吧台边找了个座位，刚好夹在一个朗尼·佐手下的有着浅棕色脸蛋的妓女和一个身穿皱巴巴的海军服、颧骨上有着一排排清晰的部落印记的高大非洲人之间。“韦格刚才在这儿，还带着两个手下，”拉策边说边用那只没毛病的手推过一杯啤酒。“可能跟你有生意要做吧，凯斯？”

凯斯耸耸肩。他右边的女人格格笑起来，用胳膊肘轻轻

地碰了碰他。

这酒吧招待笑得更欢了。他那丑模样只有在传说中才能见到。在这个花钱就能买到好容貌的时代，如此丑陋倒也算个特色。他伸手去取另一只酒杯时，那老式的手臂吱吱作响。这是一条俄国军用假肢，一条装在污秽的粉红色塑料里的七功能强行反馈机械手。“你真是个能人，凯斯先生。”拉策咕啾道。这种咕啾声在他来说就是笑声。他用粉红色的爪子搔了搔白衬衣罩着的大肚子。“你真是个会开玩笑的能人！”

凯斯啜了口啤酒，说：“当然。这儿得有人让大伙儿乐一乐，可他妈的肯定不是你！”

那妓女的格格声一下升高了八度。

“也不是你，小姐！快点滚，懂吗？佐，他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她看着凯斯的眼睛，轻轻噗了一声，嘴唇几乎没动，但还是走开了。

“天啊！”凯斯说，“你这儿是个什么下流场所？酒都没法喝！”

“哈！”拉策边说边用块破布抹着伤痕累累的木桌。“这对佐有好处，你在这儿只是娱乐罢了。”

凯斯端起杯子时，酒吧里一下子出奇地安静下来，就好像上百个正在聊天的人同时缄口不语。接着那妓女格格的笑声重又响起，是歇斯底里的笑。

拉策咕啾道：“一个天使过去了。”

“中国人！”一个醉醺醺的澳大利亚人吼道，“该死的中国人发明了神经绞接术！什么时候让我到中国大陆去干这神经活儿，准会把你治好，老兄……”



“臭小子！”凯斯直视着杯子，心中充满了苦涩，如同胆汁倒流一般。“废话！”

即使是日本人已经遗忘的神经外科手术知识，也比中国人知道的要多。千叶地下诊所的技术是一流的，那儿每月都有大批技术被淘汰，但是他们仍然无法修复他在孟菲斯那家饭店受到的损伤。

来这里一年了，他还在梦想着电脑创意空间，可希望却日益渺茫。在夜城，无论他以什么速度行走，不论是转一个弯，还是过一个街角，他都会看到睡梦中的矩阵，那些明亮的逻辑网格正在无色的空间展开……现在，斯普罗尔这地方已成了太平洋彼岸遥远神奇的家园。他已不再是操作者，不再是电脑创意空间中的牛仔，而成了另一个尽力维持生计的非法挣钱者。可是在日本，一到夜晚，梦就像带电的巫师一样袭来。他哭喊，在睡梦中哭喊，在黑暗中孤独地醒来，蜷曲在某个“棺材”旅馆的小间里，双手抓进了床板，那些试图伸向并不存在的控制板的手指之间夹满了钢化泡沫塑料。

☐
一、千叶城里伤心人
☐

“昨晚我见到你的女人了。”拉策说着递给凯斯第二杯麒麟啤酒。

“我可没女人！”他边说边喝。

“琳达·李小姐。”

凯斯摇摇头。

“没女人？什么也没有？只有生意，能人？全身心投入交易了？”酒吧招待那双小眼睛深深地陷入满是皱纹的脸。“我想我更喜欢你和她在一起，那时你还笑得多些。咳，说不定哪

天晚上,由于你干得太好,最后会倒毙在诊所的槽子里,只剩下些零件!”

“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拉策!”他喝完酒,付了钱便离开了酒吧。他窄窄的双肩在那件满是雨渍的尼龙卡其布风衣中高高耸起。穿行在仁清的人群中,他嗅到了自己身上的汗臭。

凯斯今年二十四岁。他二十二岁时,曾是斯普罗尔最棒的牛仔之一,一个强悍活跃的人。他受训于名师麦科伊·波利和博比·奎因,他们都是行当里的传奇人物。他依赖于一种永久性的高水平肾上腺素——年轻和技艺熟练的一种副产品,插进用户电脑创意空间的控制板,把自己脱离肉体的意识切入交感幻觉世界,这交感幻觉世界就是矩阵。他是个贼,又为别的更加富有的贼工作。雇主们向他提供特殊软件,用于穿过联合系统明亮的隔墙,打开通往数据库丰富的信息窗。

他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却又矢口否认。他偷了雇主们的东西,试图在阿姆斯特丹找个买卖赃物的人转手,却至今不明白是怎么被发现的,不过现在这已无关紧要了。他以为他们会要他的命,可他们只是笑,并告诉他,他肯定乐于接受一笔钱。他将用得着这笔钱,因为——他们还在笑——他们要确保他永远也不能再工作。

他们用一种战争时期用的俄国毒枝菌素毁坏了他的神经系统。

他被绑在孟菲斯一家饭店的床上,智能被一微米一微米地吞食。在幻觉中,他艰难地度过了三十个小时。

这一破坏称得上细致、精妙,而且绝对有效。

对于生活在电脑创意空间里为没有肉体的累赘感而狂喜



的凯斯来说,这真犹如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在那些他以牛仔名人的身份出入的酒吧里,名人的姿态包含着对肉体的蔑视。身体只是一堆肉。凯斯堕入了自己肉体的牢笼。

他的全部财产很快就变成了新日元,那厚厚的一扎旧纸币,在全球黑市循环中无止境地流通,就像特罗布里恩人^①的贝壳一样。在斯普罗尔用现金做合法交易非常困难,而在日本,这已经属于违法的了。

他坚信,在日本会找到治愈的办法。更确切地说,就是在千叶,无论是注册诊所还是地下诊所。千叶已成为神经移植、神经绞接和微型仿生学的同义词,它对斯普罗尔那些技术罪犯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在千叶,他眼见自己的新日元在两个月的检查和会诊中耗尽。地下诊所的人是他最后的希望,但他们先是对使他致残的专业技术惊叹不已,接着便慢慢地摇头。

现在他只能住最便宜的棺材旅馆,这些旅馆靠近港口,码头整夜被明亮的石英灯照得像个巨大的舞台。处在这样的强光之下,天空也被照得如电视屏幕般雪亮,从旅馆根本无法看到东京的灯光,甚至看不到高高耸立的富士电力公司的全息图标识;东京湾只是一片黑色的广阔区域,海鸥在漂浮于海面上的成片白色聚苯乙烯泡沫上盘旋。港口后面是市区,工厂的圆顶几乎被联合生态建筑的巨大立方体挡住了。港口和市

^① 指居住在离新几内亚东部不远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他们以其特殊的贸易方式著称。他们按顺时针方向沿诸岛进行红色贝壳项链的交易;而按逆时针方向,则进行白色贝壳手镯的交易。(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区被老街组成的狭长地带分开，这一地带连个正式的名字也没有。这就是夜城，它以仁清为中心。白天，仁清的酒吧都关门闭户，毫无特色。霓虹灯灭了，全息图了无生气，都伫立在被污染了的银灰色天空下。

从闲聊酒吧往西走两个街区，有一家名叫“茶杯”的茶馆。在这儿，凯斯用一大杯咖啡吞下了夜里的第一片药。粉红色的药片呈扁平的八边形，药力很强，是他从佐手下的一个妓女手上买的巴西安非他明。

“茶杯”的墙上都安着镜子，每块板条似乎都镶嵌在红色霓虹灯中。

最初，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呆在千叶，钱又少得可怜，治愈的希望很渺茫。他陷入了一种终端过载状态，一心一意想捞钱，而这种捞钱的强烈愿望又好像并非出自他的本性。第一个月里，他就为那些一年前还被他视为少得可笑的钱杀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仁清把他挫败了。街道似乎已显示出了某种死亡的愿望，显示出他体内潜藏着某种秘密毒素的迹象。

夜城就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疯狂实验场，是那些永远将拇指按在快进键上的无聊研究者设计出来的。如果不去诈取钱财，你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动得稍微快点，你又会破坏黑市极其脆弱的表面张力。无论怎样你都会消失，除了在拉策这类家伙的脑子里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什么也不会留下。当然，心脏、肺或肾脏会有人用新日元买下来，存活在诊所的槽子里。

这里的生意就是一种没完没了的下意识的欺骗，而死亡



则是对懒惰、粗心、没有风度以及不守道上规矩的惩罚。

他独自坐在茶馆的一张桌子边，那八边形药片开始发挥药效了。他的手掌心冒出了针尖大的汗珠，突然间他感到双臂和胸部的每根汗毛都在刺痛。凯斯知道在某个时候他已经跟自己玩起了一种游戏，一种没有名字的非常古老的游戏，一种确定性的单人纸牌游戏。他已不再携带武器，也不采取最基本的防范措施，只做市面上最快捷、最自由的交易。他有能耐搞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这点是出了名的。他身体的一部分知道，在他的顾客看来，他自我毁灭的先兆已经极为明显，因此顾客正日渐减少。而正是他的这一部分为知道这种毁灭只是迟早的事而感到高兴。同时，这为死亡的临近而自满的部分，还痛恨对琳达·李的回忆。

一个雨夜，他在一个游乐中心发现了她。

在一片明亮的香烟的蓝色烟雾中，在魔法城堡、欧罗巴坦克战、纽约建筑物轮廓线的全息图下……他就那样记住了她。她的脸沐浴在闪闪烁烁的激光之中，相貌成了一个代码：她的双颊在魔法城堡的映照下闪着红光；当慕尼黑陷入坦克战时，她的前额一片蔚蓝；当滑动的光标在摩天大厦的墙壁上碰出火花时，她的嘴又映现出金光。那天晚上，他大获成功，带着韦格的一块一千克重的氯胺酮送往横滨，口袋里装着钱。他正从淅淅沥沥下着热雨的仁清人行道上进来。在他看来，她非常出众，控制台前十几张脸，就她的脸吸引了他。她正专心玩着游戏，脸上挂着几小时后他在港口边的一家棺材旅馆中所看到的那种她熟睡时的神情，上嘴唇的轮廓就像小孩画的飞鸟示意线条。

他穿过游乐中心，站到她身旁，为自己刚才的那笔交易跨

踟满志。他见她抬眼瞅了一下，那灰色的眼睛画了一圈黑色眼线，宛如一双盯着迎面而来的汽车前灯的动物眼睛。

他们一块儿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到气垫车站买了票，作了横渡海湾的旅行，这是他第一次横渡海湾。在原宿街头，雨越下越大，雨珠打在她的塑料外衣上。穿着白色洛弗衫和紧身披肩的东京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过著名的时装店。午夜，他俩置身于一家弹子房连续不断的清脆撞击声中，她像小孩子一样牵着他的手。

经过一个月的麻醉药品和张力的格式塔^①治疗，他那双长期睁大着的眼睛才变得有了本能的反应。他看见她人格的碎片，像一块浮冰崩裂，裂片飘走了，最后他看到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对毒品的渴求。见她专心致志地注射毒品，他想起了志贺沿街货摊上出卖的螳螂，那旁边还摆着一缸缸蓝色突变体鲤鱼和装在竹笼里的蟋蟀。

他盯着自己的空杯子，觉得杯里的那圈黑色残渣正随着他刚才服下的药片在一起晃动。桌面上一块盘子大的划痕使棕色层板失去了光泽。安非他明的药效已慢慢侵入脊椎。他看到了组成桌面的无数大小不一的碎块。茶杯是按上一个世纪过时而无名的风格装修的，是日本传统和浅色米兰塑料的极不谐调的混合，可是每件东西都仿佛蒙上了一层薄膜，好像无数顾客由于神经紧张而拍打过眼前的镜子和那曾经有光泽的塑料，从而在每处表面都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嘿，凯斯，老兄……”

^① 又译作“完形”，是德国的苛勒和考夫卡等首创的概念，强调整体不是其组成部分的相加而有其本身的特性。



他抬头看见一双画了眼线的灰色眼睛。她穿着褪了色的法国宇航工作服和新的白色软底鞋。

“我一直在找你，老兄。”她在他的对面坐下，胳膊肘放在桌上，拉链工作服的袖子已从肩膀处撕去。他下意识地瞅了瞅她手臂上有没有皮肤贴或针眼。“抽烟吗？”

她从脚踝处的口袋里摸出一盒压皱了的“颐和园”牌过滤嘴烟，递了一支给他。他接过烟，她用一根红色塑料真空管为他点燃。“睡得好吗，凯斯？你似乎很疲倦。”听口音她是斯普罗尔南部人，靠近亚特兰大。她眼睛下苍白的皮肤显得不太健康，不过还算光滑，富有弹性。她二十岁。新的痛苦线条开始永久地刻在她的嘴角。一根印着图案的丝带将她的黑发束在脑后。那图案可能是微电路图或一幅城市地图。

他说：“我如果老想着药就总是睡不好。”一阵渴望向他袭来，欲望、孤独与安非他明同时在起作用。他想起了在港口边黑暗的旧旅馆里她皮肤的气味，她的手紧紧搂着他的腰。

不过是对肉体的渴求罢了，他想。

她眯缝着眼睛说：“韦格想看到你的脸上被打个洞呢。”她点燃了烟。

“谁说的？拉策吗？你和拉策谈过？”

“不，是莫娜。她的新追求者是韦格的一个手下。”

“我可没欠他什么，倒是他还欠着我呢，他成穷光蛋了！”他耸耸肩。

“现在欠他的人太多了，凯斯！也许他会杀你来示众的，你得特别小心才是。”

“那当然。你怎么样，琳达？你有地方睡觉吗？”

“睡觉。”她摇摇头。“当然了，凯斯。”她身子颤抖着往前

倾,脸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来,”他说着从风衣口袋里摸出一张揉皱了的五十元票子,在桌子下面抚平,一折四递给她。

“这钱你用得着,亲爱的。你最好拿去给韦格。”那双灰眼睛里闪着无法明白、以前不曾见过的东西。

“我欠韦格的钱比这多得多。拿着吧,我会弄到更多的钱。”他谎称道,看着他的新日元给装进了带拉链的衣袋里。

“凯斯,你拿上钱赶快去找韦格吧!”

“再见,琳达!”他站起来说。

“再见。”她的瞳孔下面露出一丝白色。“留点儿神,老兄。”

他点点头,急着想离开。

塑料门在他身后关上,他回过头看见她的眼睛映在一只红色霓虹灯灯箱上。

星期五晚上。仁清。

他走过烤鸡肉串摊、按摩店和一个叫“美女”的政府特许的咖啡店,以及轰响的游乐中心。他退到一旁,给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白领雇员让路,瞥见那人右手背上纹有三菱一基因技术公司的标识。

这是真的吗?如果这并非冒牌货,那么他是来找麻烦的;如果是假的,那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凡有一定地位的三菱一基因技术公司的职员,身上都植有先进的微处理器,用来监视血液中的诱变剂含量。在夜城,这种装置会把你直接卷入地下诊所。

那白领雇员是日本人,可仁清完全是外国人的天下。这



儿有上岸的水手,寻找旅行指南上没有列出的娱乐场所的零散游客,炫耀着移植器官的斯普罗尔恶棍,十几种不同类型的骗子,他们各怀心思,挤在街上,做着各种生意。

对于叶何以会容忍仁清这块飞地,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揣测。但是凯斯更倾向于这样的看法:“野寇崽”^①想把这儿作为历史遗迹保留下来,以便牢牢记住自己卑贱的出身。同时,他觉得这种容忍还有另一层含义:歹徒横行之地对迅速发展的技术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夜城不是为它的居民而存在的,而是由于技术的发展需要有这么一个故意不受监督的活动场所。

琳达没弄错吧?他抬头望着街灯沉思。韦格会杀他示众吗?这没什么道理。可是韦格主要从事违禁生物制品的交易,人们说只有发狂的人才会做这种交易。

可是琳达说韦格想要他的命。凯斯对黑市交易的最基本看法是,无论买方还是卖方都并不真正需要他。中间人所干的事就是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恶魔。凯斯在夜城的犯罪圈里为自己赢得的并不稳固的地位,完全是用谎言以及一晚上一次的背信弃义垒起来的。现在发觉它的壁垒开始瓦解,他感到极度兴奋。

前一周,他推迟了一种合成腺提取素的转让,以零售方式获取了多于以往的利润。他知道韦格不喜欢这样。韦格是他的主要供货人,已在千叶呆了九年,是为数不多的外国贩子之一。他们一直在设法与夜城之外等级森严的犯罪集团建立起联系。基因物质和荷尔蒙是通过极为复杂的途径源源不断地

① 日本的犯罪集团成员。

汇入仁清的。这么一来,韦格便循迹而上,现在他已与十几个城市保持着稳定的联系。

凯斯发现自己正盯着一家商店的橱窗。这家店专卖些给水手们的发光小玩意儿,有手表、弹簧刀、打火机、袖珍磁带录像机、模拟刺激控制板、链子和飞镖靶。飞镖靶总是令他着迷。那靶上刀尖状的金属星星,有的镀了铬,有的呈黑色,另一些表面则被装点得色彩斑斓,像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还是镀铬的星星吸引了他的眼睛。它们镶嵌在几乎看不见尼龙线靶环的猩红色超麂皮上,中间贴有龙和太极图,星星上反射出变了形的街头霓虹灯。凯斯突然想到自己正是在这些星星之下航行,自己的命运就写在这廉价的镀铬飞镖靶上。

“朱利,”他对着他的星星说,“该去见朱利了。他会知道的。”

朱利叶斯·迪恩有一百三十五岁了,他的新陈代谢因每周使用大量血清和荷尔蒙而变得反常。他抵御衰老的主要方法是每年一次的东京之行。在那里,基因外科医生会重新设置他的DNA,这种做法千叶没有。然后他飞往香港,订做一年的西服和衬衫。他具有无性别的超人耐心,最大的满足似乎是对只有内行才懂的缝纫形式的钟爱。同一种样式的西服,凯斯从没见他穿过两次,尽管他的衣柜里挂满了一丝不苟地重制的上个世纪的服装。他喜欢指定的透镜,并且框上用粉红色人造石英薄片磨成的金黄色细丝,使之形成像维多利亚玩具小屋里的镜子那样的斜面。

他的办公室隐藏在仁清偏僻处的一个仓库里。办公室的一部分像是在多年前随使用一些欧洲家具装饰了一下,迪恩